

魯迅傳

任鶴鯉譯著



星洲出版發行

1945
魯迅傳

991005

魯 迅 傳

任 鶴 鯉 著



RWT362/0

星 洲 出 版 社

1945

目錄

第一章	少年時代	一
第二章	留學時代	一一
第三章	鄉里生活	二三
第四章	北京·沈默	二九
第五章	吶喊	三三
第六章	彷徨	四二
第七章	廈門行	五一
第八章	廣東受難	六一
第九章	上海生活 (一)	六五
第十章	上海生活 (二)	七一
第十一章	晚年	七八
第十二章	哀榮	九〇
附 篇	魯迅先生年譜	九七

第一章 少年時代

魯迅，原名周樹人，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八月三日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口，是世代書香人家的子弟。祖父介孚公以翰林學士卜居北京，父親伯宣公也是儒者。魯迅呱呱墮地後，北京的祖父就給他取名樟壽，字豫山；後來，因「豫山」二字發音近似「雨傘」，請於祖父，改名曰豫才。稍長，赴南京投考水師學堂，始改名曰樹人。

說起紹興，原是春秋戰國時代的越國之都城，又是名酒的出產地，人口約十萬，城廂內，河道縱橫，是一個靜穆的古城。離城郊不遠，田園風景，恬淡入畫，會稽山巍然聳立，形勢頗峻峭，流入城外的河水，清冽澄碧，為中國河川中所稀見。

魯迅的父親對孩子們似乎比較淡漠些，而祖父是熱愛着孫兒們的。魯迅自己，一方面深受着祖父的影響，另一方面也繼承着祖父的氣質。對於這樣一個祖父，原有詳加記述的必要，但遺憾的是現在只能就所知的極簡單的說述這一點。魯迅小四歲的弟弟是作人，比作人又小四歲的三弟是作人，作人是學貫中外的文學者兼隨筆家；（但是他的節操，就遠不及他的兄弟，

並且現是個附逆者，）建人雖不比乃兄出名，却是個寫過許多冊關於生物學的著作家。

魯迅六歲入學塾。在幼年時代，他的嗜好是看社戲和繪畫等等。關於社戲和繪畫的事情，他自己也常常在筆下提及，周作人曾在一篇細密而有趣的文章中說到魯迅愛書畫的事，是這樣的：

豫才從小就喜歡書畫——這並不是書家畫家的墨寶，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線裝書與畫譜，最初買不起書，只好借了繡像小說來看，光緒癸巳，祖父因事下獄，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寓大舅家裏，住在皇甫莊，是范嘯風的隔壁，後來搬往小泉埠，即秦秋漁的娛園廂房。這大約還是在皇甫莊的時候，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繡像，買了些叫作「吳公紙」的一張毛大紙來，一張張的影描，訂成一大本，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文錢的代價賣給書房裏的同窗了。回家以後，還影描了好些畫譜。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治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描了一半，暫時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却畫壞了，豫才扯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後來，歷歲錢等略有積蓄，於是開始買書，不再借抄了。頂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冊石印本岡元鳳所著的「毛詩品物圖考」，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莊見到，非

常歎羨，在大街的書店裏買來一部，偶然有點紙破或墨污，總不能滿意，便拿掉換，至再至三，直到夥計煩厭了，戲弄說：「這比姊妹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

至於社戲，那是他每年夏天跟着母親歸甯，到一個名叫平橋村的小村莊附近的趙莊去看的，每次總是坐了烏篷船，在左右都是豆麥田地的河流中，航行約五里，這種往還於途中的樂趣，似乎比社戲還要使他難忘，其後，他曾經在一篇題名為「社戲」的短篇小說裏，把童年的回憶特意敘述到一回。在那篇小說裏，他描寫着，到趙莊去，是在夜裏，船中沒有大人，全是少年們，由幾個年紀大一點的搖船。月色朦朧在小氣裏，淡黑而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蹣跚的鐵的獸脊似的，遠見幾點漁火，又聞不知何處傳來的婉轉而又悠揚的橫笛之音。

戲台正搭在莊外隔河的空地上，他們一夥兒遠遠的停了船，在船中依稀地眺望着幻影的舞台。台上有一個長鬍子的武生，背上插着四面小旗，掄着長槍，一羣赤膊的人翻着斛斗；後來又走出一個小旦來啾啾呀呀的唱着，忽而又有一個穿紅衫的小丑被綁在台柱子上，給一個長白鬍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這時候，大家都很掃興，就上了歸途。

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

戲台在燈火光中，却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着了，吹得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後了，船行也並不慢，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可知已經到了深夜，他們一面議論着戲子，或罵，或笑，一面加緊的搖船。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羣孩子在浪花裏竄，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來。

魯迅把這段歸途中的情形，描述得很美。不久，搖船的都說很疲乏，而且因好久沒喫東西而饑餓了，大家都上岸去跑到豆田裏偷摘「羅漢豆」，（即蠶豆，），急忙攜回船中煮食起來。到家時，已經三更過了，只有他的母親，獨個兒站在橋腳邊等他這麼久。

跟魯迅年幼時代有關，而且使魯迅長大來常常在追懷着的，還有他家裏的女工長媽媽，與出入於他家中的一個「忙月」（即臨時論月幫做的短工）的兒子閏土。

長媽媽是魯迅的保姆，是一個黃胖而矮的女人，中國沒有姓「長」的，為什麼稱她長媽媽呢？那是因為大家都把她叫慣了的原故，關於這個名稱的來歷，據長媽媽告訴魯迅，是先

前魯迅家裏有一個女工，生得又高又大，因此叫她長媽媽，但後來她回自己的老家去了，由矮胖的自己來補缺，大家叫慣了，不便改名，也就把她叫做長媽媽了。這個女工雖無智，却是個樸素可愛的人。魯迅幼時跟這位長媽媽睡在一床，聽她講中國的各種習俗，傳說，和故事。她是個健談的女人，常喜歡噉噉嚙嚙，向人們低聲絮說些什麼事，還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着對方或自己的鼻尖。一到夏天，長媽媽睡在牀上，擺佈成一個「大」字，簡直是擠得魯迅沒有翻身的餘地，推不動，叫不醒，在連熱帶擠裏，魯迅感到十分的苦惱。

枕上，她常常教魯迅許多的道理，例如：死了人或生了孩子的屋子裏，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拾起來；晒褲子用的竹竿下面，萬萬不可鑽過去等等。此外，在大除夕的晚上，她還教導魯迅，說：「明天清早，一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得對我說：『阿媽，恭喜恭喜！』」

她常常對魯迅講「長毛」（太平天國軍的別名，）的故事；有一次，她說：

「像你似的小孩子，長毛也要擄的，擄去做小長毛，還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擄。」
「那麼，你是不要緊的。」魯迅說。

她嚴肅地說道：

「那裏的話！我們就沒有用處？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有一次，魯迅忽然聽到人家說起繪圖的「山海經」，那裏面，畫着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脚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從此，他便念念不忘於這畫中的怪物。連長媽媽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他知道，談也無益；但既然來問，也就一一地對她說了。不久，她告假回家以後四五天，回來了，高興地說道：「哥兒，我給你買來了！」就拿出一包四冊「山海經」。這就是魯迅最初到手的最心愛的寶書。

魯迅在一篇追懷長媽媽的文章的末段，一變其十足幽默的筆觸，寫着：「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裏永安她的魂靈！」

閩土是出身於紹興鄉村裏靠海濱的常出入於魯迅家裏的一個農民的兒子，這在前面已經提及了，他教給魯迅一種捕鳥的方法：在下雪天掃出一塊空地上，撒下米穀，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看鳥雀來喫時，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檢貝殼的方法：月夜西瓜田的神祕的最初的一個人。

幼年及少年時代的魯迅，既沒有兒童讀的畫本和童話本，又沒有遊戲和運動。在私塾裏的唸書，只是暗記一些不懂其中在說着什麼意思的書本，所以他對於閩土以大自然爲對象的活潑生活，感到怎樣的豔羨，那是可以想像得出的。

他十三歲那年春天，祖父介孚公從北京回來。是年秋，因公被囚於杭州獄舍；父親伯宣公適於時此患着重病，全家都在極度的不幸裏。

先前，魯迅家裏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怎樣愁及生計，遭了這次變故，加以親戚和近鄰都來加以迫害，財產遂全被侵佔，家人也不得不被迫分散。魯迅和作人被寄在紹興城外皇甫莊大舅父之家，因不堪忍受虐待，遂僅把作人留養在大舅父家，魯迅則回到杭州去了。

父親在這樣的苦境中病了三年頭。

這時期，魯迅差不多每天都出入於質鋪和藥店之間。藥店的櫃台和他一樣高，質鋪的櫃台比他高一倍。他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拿抵當的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去買藥，回得家來，還得忙着做別的事，因爲醫生開方的藥引都很奇特，例如：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這些都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因此，魯迅不得不爲着尋找這些東西而終日奔走。

藥生隔一日診一次，診金是一元四角，這診費雖然是爲數極微，但在當時家產蕩然的周家，却也不易張羅。這醫生診治了有二年之久，魯迅始則漸漸地跟他斷熟了，繼則差不多成爲了朋友。

二年後，有一天，他忽然推薦一個名叫陳蓮河的醫生，說道：「病是不要緊的，不過，這位先生本領比我高，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的快。」這意思是給了魯迅一個暗示，說他父親的病是沒有回生的希望了。

自然，還是不能不改請陳蓮河先生。陳醫生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因爲這醫生和以前的醫生所用的藥引不相同，魯迅的苦痛也就增加一重，而其效驗依然是沒有。

「我有一種丹，」有一次，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爲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他父親沉思了一晌，搖搖頭。

「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有一次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他父親沉思了一晌，搖搖頭。

魯迅極端恨着這樣的治療法，所以他後來在一篇「藥」裏，寫着這樣的話：

凡國手，都能夠起死回生的，我們走過醫生的門前，常可以看見這樣的匾額。現在是讓步一點了，連醫生自己也說道：「西醫長於外科，中醫長於內科」但是S城（即紹興城）那時不但沒有西醫，並且誰也還沒有想到天下有所謂西醫，因此，無論什麼，都只能有軒轅，岐伯的嫡派門徒包辦。軒轅時候是巫醫不分的，所以直到現在，他的門徒就還見鬼、而且覺得「舌乃心之靈苗」。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連名醫也無從醫治的。

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又想不到「冤愆」來，自然，單喫了一百多天的「敗鼓皮丸」，有什麼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腫，父親終于躺在床上喘氣了。還請一回陳蓮河先生，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舊泰然的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藥就煎好，灌下去，却從嘴角上回了出來。

這時，他對於這種怪醫術早已發生懷疑；其實，在這時以前，當他還在幼年時代，看繪圖本「二十四孝圖」的時候，他也早已感到「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那兩幅插圖所表現的孝之觀念的不合理，並且對它懷抱着疑惑與反感了。

魯迅對於這不合理的古訓及不可信賴的醫術所起的反感，是跟他前途的生活方向存在着重大關係的。日本明治維新，肇始於西洋醫學，這固然誘動了魯迅對西洋醫學的關懷，而他痛恨中醫的苦痛經驗却也給了他強烈的推動力。他認為把無可勝數的病家從中醫的騙術中解救出來，是中國的一樁重大事件。

他一直侍護着他父親的病。到他十六歲那年，父親竟以三十七歲的壯齡而瞠然長逝了。魯迅十七歲時，中國發生了大變革。翌年春（十八歲）他才立志入江南水師學堂。水師學堂者，即今日的海軍學校，該校係受當時西洋科學發達的影響而設，學費是不收的。

其時還是「科舉」未廢的時代，凡不入考場而就所謂洋學的新派，都被目為把魂靈出賣給洋鬼子的份子，所以往往被排斥得很厲害。自然，魯迅的志望，也不能獲取當時社會的讚許，連他的母親也要竭力勸阻他。可是，魯迅的意志已決——非追求新的生活不可。

他終於從流着淚的母親的手裏，拿下了為他籌措來的八塊錢，作路費，直向南京踏上他開拓新生活的旅路。時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閏三月也。

第二章 留學時代

魯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後一年，便改進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在那裏二年於二十一歲畢業了。關於他這時期的生活，因為史料不足，不能加以詳述。總之，他在那裏才知道這世上還有物理、數學、地理、歷史、圖畫、以及體操等課目，等到看着木版全體新論和化生衛生論的時候，他才知漢醫的學說和開方完全是有意無意地在騙人。他知道日本維新之肇始於西洋醫生，也是在這一個時期。

他在這一時期，主要是熱中於科學；此外，他也很喜愛着而且購讀着介紹西洋新思想的漢文書以及小說之類。嚴幾道和林琴南底譯書，在這時很流行；前者有「天演論」、「法意」等，後者有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和科南道爾等等的作品。他是每出必盡購，歸來必細讀。對於舊籍，不甚注意；好作文章，有時也寫些隨筆及詩文。十九歲那年所作的「夏劍生雜記」中，有如下的一則：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無故鄉之人，細聽滿耳皆異鄉之語，一

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他在礦路學堂畢業的翌年，二十二歲，由江南督練公所派往日本留學，旋入東京弘文學院，這學院，以教授日本語為主，是中國留學生的一種豫備學校，即現在東亞學校的前身。

從這時起，他才稍有餘暇，耽讀哲學和文學，同時開始留意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東渡後第二年，他轉學於仙臺醫學專門學校。早年懷抱中的西洋醫學救國之素志，逐漸進入於實踐。他所以赴仙臺的原故，似乎是厭惡東京一般留學生們的浮薄氣霧。

在仙臺醫專，他是全校唯一的中國留學生。學生中固然有和他很親近的，可是以輕蔑的眼睛看他的也很多。他的生活可說是孤獨而且寂寥，不過，他在這裏遇着了終身難忘的老師藤野嚴九郎教授。

藤野教授是擔任解剖學的。鰲黑而瘦削的臉上長着八字鬚，戴着眼鏡，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邊幅不修的姿態，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

這位教授，有一天，把魯迅叫到自己的研究室裏，要他把講義拿出來給他看。他把講義交出，藤野教授收下了；二三日後，還給魯迅，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

次」。他打開一看，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加以訂正。以後，這講義的訂正工作，一直持續了很久的時期。學年結束，他在本級一百四十二名中，博得第六十八名及格的成績。成績表是如次的記載着：

【課程】

【分數】

解剖	五九・三
組織	七二・七
生理	六三・三
倫理	八三・〇
德文	六〇・〇
物理	六〇・〇
化學	六〇・〇
總平均	六五・五

第二學年，藤野教授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光景，藤野教授又叫魯迅，仍用極有抑揚的聲調對他說：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教授有時間他中國女人纏足是怎樣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學生會幹事到他寓所來，要借他的講義看。他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被翻檢了一遍，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匿名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你改悔罷！」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教授在講義上做了記號，讓他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

他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教授，有幾個和他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結果發表出來。這一下，流言終於消滅了。由此却使他激起了不可遏止的奮發之情。

第二學年有微菌學的課目，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映幾片時事的片子，那時正值日俄戰爭，片子當然是有關時局的。

他在一張片子裏看見一個中國人爲俄國人作偵探，在一羣中國人圍觀之下被槍斃了。他